

民國史料叢刊

695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社會 · 城市社會

百年來的上海演變
上海衆生相

四 大象出版社

K258.06
3
(695)

民國史料叢刊

695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社會 · 城市社會

百年來的上海演變
上海衆生相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民國史料叢刊(張研、孫燕京主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347-5439-5

I. 民... II. ①張... ②孫... III. 中國—近代史—史料—民國

N.K258.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號022264號

總策劃 耿相新

責任編輯 楊吉哲 王莉娜

封面設計 劉&王

出版 圖書網址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 450002)

發行 網址 www.daxiang.cn

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1.5

總定價 180000.00元

若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

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010) 67889166

民國史料叢刊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社會·城市社會

Ernest O. Hauers 著 越裔譯

百年來的上海演變

目 次

第一章 洋鬼子.....	(一)
第二章 擅自行動的英國人.....	(二〇)
第三章 突然發達的城市.....	(三九)
第四章 猶猶的撒播.....	(六〇)
第五章 恐慌的時期.....	(七七)
第六章 半個全中國的貿易.....	(九三)
第七章 苦力.....	(一〇九)
第八章 南京路慘案.....	(一二五)
第九章 清共的動機.....	(一四〇)
第十章 十九路軍之役.....	(一五四)

第十一章 白銀風潮.....	(一八二)
第十二章 上海的內景.....	(一九三)
第十三章 上海的靈魂.....	(一〇五)
第十四章 破壞中英借款的內幕.....	(一一一)
第十五章 末代大班.....	(一五〇)
第十六章 欧洲社會底.....	(一九六)
第十七章 舊約法底廢除.....	(一〇)
第十八章 奏出變奏曲的華市.....	(一〇)
第十九章 雖然有英國人.....	(一〇)
第二十章 特別的英國人.....	(一〇)
第二十一章 特別的中國人.....	(一〇)

第一章 洋鬼子

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一日的晚上，英軍軍艦「納密雪斯」號悄悄地駛進揚子江的口子，停泊在距離上海城十二哩的吳淞炮台附近的海面上。

「納密雪斯」號是第一艘經過好望角向東行駛的輪船。她從利物浦奉了祕密命令出發去執行一件祕密的使命。船上裝有兩尊可以發射三十二磅重炮彈的大炮。她這次駛進揚子江口竟替祖國立下了一次莫大的功勞。

幾天之後，這艘軍艦動手了。她向炮台接連開了許多炮，使岸上的中國兵官和士兵非常之害怕，泊在難邊的中國兵船也拚命地划着槳逃走。炮台上的官兵經過一次英雄的抵抗之後，戰敗而逃，於是吳淞炮台便被英兵所占領了。據後來英艦的報告，這次中國兵的抵抗實是極其英雄，不過因為刀鎗終久敵不過大炮，所以不支而退的。到達上海城的路途門戶從這一天為始便大開了。

這就是外國人占領上海的第一天。英軍司令官孟德高默里上校帶了一千名士兵，沿着黃浦邊由陸路向上海進發，納密雪斯號則在浦中向裏行駛。孟德高默里上校的陸路隊伍一直向上海城前進，沿途並

沒有遇到絲毫抵抗，一直走到老北門口。這時城門已經關閉，上校便命兵士兩名由城牆爬上城頭，到裏面去把城門打開。上校率兵進城之後，看見城裏的情形很是簡陋，房屋低矮，街道狹仄。這時比較有錢的住戶都已逃離他去，祇剩下一些沒有營船逃難的窮人，看見洋兵進城都非常害怕，不過有些強悍不逞之徒，則正趁着這時混亂的機會，在那裏到處搶掠。

上校進城之後，覺得這地方的位置極其重要，並且很為富庶，因此不願意看見它的秩序被暴徒破壞。他即出了一道安民的告示，並禁止搶劫。告示上面有幾句話是他的部下所認為很有趣的；上面說：『天下有不少的國家，這些國家沒有一個不是由「上帝」所治理的。我們既然同屬上帝的子民，則我們自應該彼此以弟兄相待，和睦相處，切不可有一毫岐視的念頭。』上校帶着部下在城裏駐紮了幾天，向大冰廠中搬取了不少的冰塊，並向城中的紳民要索了賠款十四萬五千金鎊，便離開了上海城，向南京而去。

白種人的出現於上海，這並不是第一次，因為在那時前十年，有一個名叫林特賽的英國人，早已奉了東印度公司的命來觀察過一次了。他在觀察一番之後，報告他的公司說：『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倘若能在這裏作自由的貿易，則利益實無窮盡。』他已覺到這個地方的地位之重要，說它雄踞揚子江的口子，可以控制一切到內地的去路，將來無疑的必會成為亞東的商業中心。林特賽是一個眼光遠大的商業家，他在報告書中論到遠東商業前途的可能性時說：『英國對歐陸的輸出貿易，因了歐洲各國的嚴密抵制，已

感受到極嚴重的障礙，那末英國爲什麼不可以向別人所未到過的地方去找尋出路呢？中國的人口比了歐洲全洲要多出一倍有餘，地方又是那麼的廣大，海岸線有三千餘哩長，適宜的港口很多，大小的江河又是那麼的四通八達，各處的人民又都是善於經營，極爲富庶，如果外國人在這裏建立起一個商業，那是他們必都十分歡迎的。」林特賽還料到上海之光明的前途時，很詫異何以這般重要的去處，以前竟沒有人注意到？

這時英國對中國的商業是由東印度公司所專利包辦的，但這個公司的事務過於紛繁，行動又是向來很遲緩的，以致林特賽雖上了條陳，然而公司裏邊竟寂然沒有什麼舉動。湊巧這時的英國正經過著一次實業革命，紡織品的出產異常迅速，資本也非常雄厚，他們覺得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實是妨礙了他們的發展，因此他們就借了美國的名義和中國媾通商業，藉此打破了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自從這種情形發生之後，英國政府覺得這是和國家的顏面有關的，便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獨占權利，於是大家都得到了在這極富饒的中華大國裏邊自由經商的機會。

在這獨占貿易轉變爲自由經商的時期中，大家都已料到免不了要發生一次戰爭。因爲這時的中國官場把外國商人都當作鬼子和野蠻人看待，將他們的商業活動限制於廣州郊外一個極狹小的區域裏邊，並用種種令人難堪的手段欺侮他們。在東印度公司獨占的時節，因爲它是一個機關，所以對於中國方

面的壓迫，一切都可忍受，但現在已換了一班自由的商人，自然覺得處處難堪。最令他們難於忍受的事情就是：將他們的商業活動限制於廣州一隅，因為在輸出方面，絲和茶都是中國中部的產品，須經過半個中國，費不少的事才能運到廣州，使他們受到極大的損失；又在輸入方面，他們所運來的貨物是以毛織物為大宗，在廣州這種天氣和緩的地方極難於銷售，又須費不少的金錢和手腳才能運到中國的北部。因為這些，他們自然覺得十分不便，十分的憤憤不平，無怪他們一發而不可遏，堅主用武力對付，以便他們可以得到在中國全境經營商業的自由權。這次的戰爭，其名稱為『鴉片之戰』，因為其直接起因是由於英國妄把鴉片煙大批的運入中國，而為中國官場嚴行拒絕所引起的。

在這次不宣而戰的戰事中，英軍的行為很是凶暴，使中國的人民受到很深的苦楚，甚至一八四三年倫敦殖民協會的東印度委員會也會坦白的說：『這次英國固然是獲勝了，但是戰事的影響，使無數的中國人民傾家蕩產，離失所，死亡載地，遍地餓殍，這種痛苦已在中國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憤恨，將來必有一天會突然爆發，而尋求報復的。』

納密爾斯號在離開上海之後，一直向南京駛去，沿途勢如破竹，不上幾天已到了目的地。經過數次大炮轟擊之後，南京已不能支持，清庭便表示屈服，和英國訂立了歷史上有名的南京條約，開放了五個地方為通商口岸，於是英國的商人便如願而償。

上海便是這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上海也和世界別的大商業中心一般在起初並不是一個有名的地方，它不過是偏處海岸邊的一個小小縣城，在十三世紀當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方始有了縣治。最初這地方是連城牆都沒有的，直到明朝年間爲了倭寇常來騷擾打劫，方築起一座城牆。此後它雖靠着本地的努力，漸漸的興盛起來，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成績，在英國人占領的時候，也還不過是一個三等縣治罷了。

和約成立不久之後，第一批英國人便到了上海，進城去考察。沿途有中國兵士做引導，這批兵士都不佩帶武裝，祇拿着一根藤鞭以爲驅逐閒人之用。城裏的街道都很長，不過很狹仄，有幾條街上，兩旁鄉次鱗比的排列着各種店鋪。街上的行人看見這批洋鬼子時，都抬起頭，以詫異的眼色對他們看望。「我們如把態度的鎮靜嚴肅作爲文明的標準，」當時英國人中有一個在事後說：「則中國實是在文明的最高層。」

這勘察團當晚在一個廟宇裏過宿，有許多中國人走來，很安閒地坐在旁邊觀看。英國人拿出一瓶白蘭地酒，分斟給他們喝，他們喝了都點頭表示稱讚。英國人又拿出幾個印度銀幣分給他們，他們便各拿出半塊洋錢來兌換一個。後來知縣老爺來拜望了。他坐着大轎，鳴鑼喝道而來，轎子的背後有幾個衣服襯襠的人撐着一把大傘，還有幾個騎着馬的衙役。這次雙方的會面雖不過是一種交際性質的，但已植下了日後中英兩國人民的密切關係的種子。這勘察團對於這位中國官員的禮貌很爲滿意，當中有一個在報告

中說：「當時的中國人竟沒有一個敢在他的面前下坐的。」

英國所派第一任駐上海的領事官是喬治·拜爾福上尉，他在一八四三年的十一月中，乘了密求沙輪船來到上海，船上滿裝着傢具和食物，甚至連甲板上都堆滿了這位新任領事和他手下幾個辦事人員的行李箱籃並洋酒罐頭之類。船抵岸邊之後，因一時沒有去處，所以當晚仍在船上過夜。這羣人那晚在船中一盞火油燈下面晚餐的時候，大家舉杯祝願，預祝上海的未來之繁盛。

第二天早晨，拜爾福寫信通知上海的道台，要和他會面接洽一切。不久之後，道台便派了幾乘轎子來接他們到他的衙門裏去。他們的轎子走過街上的時節，差不多全城的人民都齊集在兩旁觀看。

道台對於他們很為客氣，但在他們說到擬要在城裏邊找一所房子居住時，他竟堅決的拒絕，推說城裏城外眼前並沒有閒空着的房屋。拜爾福雖百端的和他商量，始終沒有效驗。拜爾福設法祇得恐嚇他說，如果真的找不到房屋，他只好找一所大的廟宇裏邊去架起蓬帳來暫住。但道台依舊不理。他們辭去的時候，衙門口還鳴了三聲炮恭送他們。

衙門口有一羣民衆齊集在那裏張望。這時節，突然有一個穿着綢袍的中國人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向拜爾福和翻譯官麥特赫斯鞠了一個躬，自稱他姓姚，是個商人，他知道城裏邊有一所很適宜的空屋，就在附近的大街上。拜爾福等起初頗有些疑忌，但也顧不了許多，因此即限了他去看房子。看過之後，那姓姚的

才說明這就是他自己的房子，現在頗以每年四百元的租金出租。拜爾福一口答應，當場租了下來，於是一行四人，領事，翻譯官，醫官海爾，和館員斯德拉欽便住了進去。

這一所房子非常寬大，共有五十二間房間，分做臥室和辦公室，綽綽有餘，只可惜略有些缺點：臥室裏邊沒有火爐，僕役太不懂規矩，每每任意闖入房間，做事的時節，嘴裏每每哼着山歌，並且對於這批新住客的一切行動，每要顯出驚訝的神氣，好似在詫異他們每餐的食物爲什麼吃的這般多？爲什麼吃了肉還要吃牛奶？

這位姚君的如此表示友誼態度，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個本地很有名的大商人，並在香港某中國商行裏邊占有股份。他在這批新房客住定之後，便向他們建議：英國在上海對華人的交易如果由他一手包辦，則英國人必能得到一切的便利，自己可以不必費絲毫的手腳和心思。但拜爾福以爲這種事情由一個人包辦很不妥當，所以沒有答應他。

這所房子在拜爾福等住進去之後，竟成爲全城民衆所矚目的地方，最初的幾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的走進這所房子來參觀。而且都是非常之富於好奇心，對於洋鬼子的吃喝，剃髮，洗手，閱書，睡覺都要仔仔細細的觀察。拜爾福實在耐受不住了，祇得叫姚君把大門關閉起來，拒絕參觀。拜爾福等現在己有了工作的場所，但工作的進行並不容易。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找尋一片

英國商人可以駐劄和經營商業的地點，但到哪裏去找？這是一個問題。條約中雖已經規定：英國籍人和他的家屬得享居住並自由經營商業，不受一切拘束的權利，但也終須有一種居住的地點才能行事。這地點向哪裏去找呢？拜爾福邀了道台同去找尋，結果是在黃浦的邊沿選擇了一片上海人所棄置不顧的泥灘。

拜爾福在這個地點的選擇上極顯他的眼光之遠大，眼前黃浦灘的雄偉氣象就是一個極顯明的證據。他實是一個建設帝國的人才，他能看到未來的後果，他早已看到這片滿目荒蕪的泥灘將來必可成為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根據地。「英國的軍艦在這裏可以停泊，」他說：「可以使英國人看得見而感到安全。我們的目的是在完全控制揚子江。我們藉着據有這個要塞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國政府要求公允的條件，以穩定我們的商業關係。」

上海的地位雖然並不在揚子江的岸邊，但距離它的口子不過十二哩之遙，瞬息可達，而同時則又有着通達蘇杭的河道，這使她的地位更為扼要，使她能够控制向北直達京師的運河，向西流經三千餘哩富饒區域的長江，無怪日後整個大陸都會拜倒在她之前，而公認她為東方的首港了。

拜爾福看看他的海軍地圖，很得意地說：「一切未開化的民族必將屈服於我們那較高的文明之前。」上海不但扼着交通的形勝，有着江河海洋可以四通八達，而且又正處在中國最富庶之區的中心。這

區域裏邊人口繁盛，物產富饒，凡是中國有名的土產如絲、茶、棉花之類都出在其中，所以發展起來確是很容易的。

英國商民的居留地在原則上依舊是中國的土地，他們不過享着『居住』和租地的權利。這一項條約上的規定使上海道台在實施上感到非常之棘手，因此他就想出了一個永租的法子，使土地的主權依舊為中國所有，而一方面則英國人也可以永遠居住下去。

上海開埠之後，第一批來到的英國人，其中有幾個教會中人，有幾個從廣州來的商人，他們都暫住在城外的鄉村中，房屋極其簡陋老舊，甚至不能遮蔽風雨。其中有一位特地到此處來找尋新植物的著名蘇格蘭植物學家福久恩先生，在住了不多天之後，即向人說，別的還可忍受，祇是下雪天，雪會積到床前，真有一些令人受不住。再次這時候上海的本地交通也非常之不便，一出門口都是數寸深的溝泥，英國人穿了皮靴在上面行走時，往往深陷泥中，等到用力拔起來，皮靴已不在腳上了。上海的鄉下人看見英國人時，既是害怕，又是好奇，往往聚着一大堆呆呆的觀看，小孩子則見了就要哭，因為他們向來聽人說過這些都是極凶惡的洋鬼子。城裏的街上，情形雖略為好一些，但也不容易行走，因為街道都甚狹小，而兩旁的店鋪還要挑着貨包在街上擠來擠去，益加使行人艱於通過，一個不小心便會撞在別人的身上。

倫敦和廣州的英國商行大都是很守舊的，所以起初並無動作，直到幾個月之後，才有幾家派了代表來籌設分行。因此第一年年終時，這片泥灘上還只有十一所新建的房屋，開設了二十三家商行。這一年中，開來的外國船隻也不過四十艘而已。

拜爾福覺得大英國的領事衙門設在城裏很不方便，因此他就在泥灘上去找尋適當的地址。後來他看定了蘇州河和黃浦江會流處的一片土地。這地方是一個舊兵營的原址，這時候祇剩幾座席篷，已改為一個中國兵船的修理場所。拜爾福以一萬七千元的代價買下了（或永租了）這塊地皮，但英國政府並沒有准許他花這麼許多錢，所以其中的四千元是他自己掏腰包的。

最奇怪的是：在這片泥灘上所扯起的第一方外國旗是一方美國旗，而並不是英國旗。第一任美國代理人領事亨利·胡爾考是在上海開埠的第三年中到上海的。他一到之後，即扯起一方本國的國旗。英國人當時曾向他提出抗議，但沒有效果，不過這件事情後來也就煙消雲散，並不再提。

美國鑑於英國的行動，也跟着和中國政府以和平的手段訂立了一份條約，其中的條件比了英國在武力威脅之下所訂成的更為優厚。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治外法權，使租界有了一種更為穩固的法治理據。「美國的國民」條約裏邊規定着：「如在中國境內犯了法，須由美國領事及其他美國官員依照美國的法律加以處治。」這就是所謂「最惠國」優待條款的起點。從此之後，凡是和中國訂約者，都援例加